

# 一代狂士章太炎

丁慰慈

楊雄曰：言，心聲也。書，心畫也。聲畫形，君子小人具矣。

——文心雕龍書記篇

章太炎爲反抗清廷，曾於民國前九年至前六年在上海入獄，爲時三年。嗣於民國二年，受共和黨總部之邀，北上赴京，被袁世凱羈禁，直至五年洪憲帝制倒台後才恢復自由，其間又是三年。太炎第一次入獄，不稍妥協，不辭流血，以與暴政相週旋，實不失爲皎皎錚錚之士。第二次被錮，則顯出猶豫徘徊、因循瞻顧之象，與在上海入獄時氣概迥異。楊雄曰：言，心聲也，書，心畫也，聲畫形，君子小人具矣。我們不敢妄論先賢，不過從太炎自北京禁錮生活中所致其新婚夫人的八十四封家書，頗能勾畫出太炎在北京三年中曲折而複雜的心理狀態。在這些不可多得的、純摯的資料中，太炎思潮的起伏，心緒的經緯，無不真實地表現出來，不失爲刻畫此一代國學大師的良好依據。在這八十四封信中，章氏對新婚夫人纏綿悱惻的愛情以及『生同衾死同穴』的誓語，躍然紙上。

## 登報徵婚怪字命名

說到章氏的婚姻，也大有一番曲折。太炎早於清光緒十八年（一八九二年），也就是二十六歲時，納

妾王氏。在過去，有社會地位人家的子弟，先納妾後娶妻是不足為奇的，王氏生三女，太炎先後為這三個掌珠取了空前絕後的三個名字，長女名姦（音麗），字蘊來。次女名姦（音駁），字穆君。三女名姦（音展），其字無考證。由他這三位小姐的名字，便可以見這一代大師特立獨行，震世駭俗的怪癖。

王氏於太炎三十六歲時故去，時為光緒二十九年。太炎旋即在順天時報登啓事徵婚，其條件如次：

第一條 以湖北女子為限。

第二條 要文理通順，能作短篇文字。

第三條 要大家閨秀。

第四條 要出身於學校，雙方平等自由，互相尊敬。

第五條 反對纏足女子，夫死可再嫁，不和可離婚等五項。其中章氏何以要指明湖北女子，至今不得其解。不過在距今七十年以前中國社會如此閉塞時，登報徵婚，自然算是開風氣之先了。

章氏的徵婚廣告登出後，當時西風東漸，保守性的社會已逐漸解凍，中國之大，也并非無適當的對象。可是陰差陽錯，蹉跎歲月，一直拖到十年以後——民國二年，太炎才與湯國梨女士結婚，而新娘也并非湖北籍。

新郎服裝也是一怪

太炎平昔的穿着本來就是奇裝異服，據蔣竹莊文稱：『太炎之服裝舉動，亦至離奇。恆服長袍，外罩以和服，斷髮留五寸許，左右兩股分梳，下垂額際。不古不今，不中不西』等語。王荆公面垢不澣，衣垢



不洗，太炎有之。婚

禮舉行時，章氏穿明代衣服，頭上戴的是一尺多高的大禮帽，走路時，兩手亂甩不已，司儀唱三鞠躬時，新郎的大禮帽迭次落到地上，引起轟堂大笑，連素來沉着安靜的中山先生，也笑不可仰。在宴席中主客餘興節目，請新娘即席賦詩，太炎

一代狂士章太炎晚年留影

捷才，卽席成詩二首，其中之一爲：

『吾生雖稊米，亦知天地寬。

振衣陟高崗，招君雲之端。』

當衆朗誦，新娘本是上海務本女塾高材生，但在此場合，也祇好敬謝不敏，僅誦其舊作『隱居』過關。

太炎與湯國梨女士本來是在民國二年六月六日於上海愛儷園結婚的，嗣於八月初卽應共和黨之招北上，由上海赴北京。先是，共和黨及民主統一黨在國會與中國國民黨對立，成相峙之局，實受袁世凱操縱。繼而一部分黨人分裂，仍用共和黨之名，并因章太炎素負盛名，言論爲世所重，且與黎元洪相善。乃敦請其北來，以張黨之聲勢。章氏也以爲他自己的雄才大略，能在袁氏面前有所獻替。因此甫度蜜月，卽撇下了新婚夫人，貿然北上，不料一入都門，卽遭袁世凱羈留。其時間爲民國二年之八月六日至民國五年的六月十二日。

### 家書多封見其心性

上文所述太炎八十四封家書，便是在他羈留生活中寫的。本文根據此項家書，再參摘其他文獻，以描寫此名震一世國學大師的性格的複雜性及其情緒的多變性。

一般言之，太炎是對人不信任，目空天下士。

「劍侯近遣顧某送一信來，以顧係杭縣人，杭縣人難信，故不欲見之。劍侯交人，亦勸其慎密也。」  
家書編號第③號，以下凡家書編號，均僅用號數記載。）

「上海人眼光如豆。無論愛我忌我，其識見皆卑卑，無一語可聽也。」<sup>②⑤</sup>

「上海人短見，其言不可聽」<sup>②⑥</sup>

「講學之事，聊以解憂。資用稍絀，北方學子，恐亦未能大就也。」<sup>②⑦</sup>

「長老如蟄仙先生，至戚如龔未生，皆宜引以爲輔。此二君者，生死之際，必不負人，其餘可聽者鮮矣」。<sup>②⑧</sup>

「亂世之人，本無可信，有時不得不相委任，而不可永遠任之，雖親交密戚，亦當作如是觀」。<sup>②⑩</sup>

「方今言論不宜偏聽一人，擇其較可信者乃信之耳」。<sup>②⑪</sup>

——由上面所摘錄的七節家信來看，太炎認爲杭縣無一可信任之人，而上海人「識見皆卑卑，無一語可聽」，和「北方學子亦未能大就」。其友人中僅蟄仙一人，其親戚中僅未生一人，可引以爲輔。（註：未生即龔寶銓，爲章氏長女之婿）。暇假至後來，「雖至親密戚，亦當作如是觀」了。

### 章黃師徒情誼如此

近半世紀以來言國學，論太炎必及黃季剛。良以章、黃兩氏，不祇是薪火相傳，而黃對章且「轉相啓

發甚多』。且看章氏對黃侃（季剛）的揄揚至如何聲應氣求之處：

『蕪州黃侃，少承父學，讀書多神悟，尤善音韻。文辭澹雅，上法晉宋。雖以師禮事余，轉相啓發者多矣，頗好大乘，而性少繩檢，故尤樂道莊周。昔阮籍不循禮教，而居喪有至性，一慟失血數升。侃之念母，若與阮公同符焉。錄是以見士行不齊，取其近真者是。若其清通練要之學，幼眇安雅之辭，并世固難得其比。方恐世人忘其闕美，而以繩墨之論衡之，則斯人或無以自解也。老子云：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。今每以是風侃，亦願世之君子，共喻斯言。章絳記。』

章絳是太炎最早的學名，上文係光緒三十四年爲曼殊上人所畫的黃侃『夢謁母墳圖』題記的文字。文字的優美不必說，而對其高足推重、獎進、誘掖與愛護之情，尤躍然紙上。季剛先乃師一年棄世，太炎爲之誄曰：

『微回也無以胥附，微由也無以禦侮。繫上聖猶恃其人兮，況余之塊膺。嗟五十始知命兮，竟絕命於中身。見險微而舉詡兮，幸猶免於逋播之民』。

由章氏誄季剛的文字看，太炎之視黃侃，有如孔門中的子路加上顏淵——爲廬鴛兼傳道於一身。但老師對這位得意門生在內心深處的感覺究竟如何呢？且看太炎致他夫人湯國梨女士信中的一節：

『彼輩無策，則必請劉禹生、黃季剛轉說。二君亦多過計，其言不可盡聽也』<sup>③③</sup>

文中的彼輩，爲袁項城黨羽。至於所謂過計，當作詭計、絕計解，可見太炎對於季剛也認爲他詭計多

尊荀第一

元書一

使文質興廢若子之與星若大山之與深壑雖驟變可  
矣變不斗絕故與之涉隨以道古荀子之道古辭則凡非  
雅辭者舉廢也則凡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  
舉毀以是不過三代不貳後王法後王矣何古之足道曰  
近古曰古夫古曰新藝文理才新不能無因近古曰後王  
所謂後王者上非文武下非始皇何者一棲七雄共采  
之令廢秦雖得陳寶不國未一拱括未耕野說未仲弟彼  
天下之君安在仲兒有言夏道不亡高德不作高德不亡  
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之作以黑綠不足代

端，不可盡信。

### 目無餘子林紆相譏

太炎既然不信任天下人，自然目中無餘子，看不起天下士。因此他在被幽禁中產生絕望情緒時，嘆嘆而言：

『吾死以後，中夏文化亦亡矣』<sup>⑳</sup>。又說：『中國必亡，更無他說』<sup>㉑</sup>

而袁世凱扣留他在北京的原因，則是因爲他以爲太炎創造民國之功，比之中山先生、黃克強尤大。太炎云：

『當今之時，倘夙隸革命黨籍及開國有功者，自非變節效媚，無不在嫌疑中，非獨吾一人也。然所以致此者，亦因舊時清譽過於孫、黃，故其忌之益甚，殆非殺其身敗其名不已』。<sup>㉒</sup>

早些時在戊戌政變後（一八九八年），章氏流亡在台北時，於日日新聞報撰文痛斥保皇黨，予康、梁以當頭棒喝，文中也提到中山先生：『……孫文稍通洋務，尙知辨別種族，高談革命。君等列身士林，乃不辨順逆，甘事虜朝，殊爲君等惜』。（王成聖「章太炎的故事」中外雜誌十六卷三期）

此外民國元年章太炎致王揖唐書，對中山先生的功業，亦爲如下的說辭：『但二等勳位，弟必不接受。中山但有鼓吹，而受大勳。余雖庸儒，鼓吹之功，賢於中山遠矣』。



中山先生遜讓總統位給袁世凱後，早在洪憲帝制醞釀之初，章太炎便有北上從龍之意。民國二年共和黨的促駕，更堅定其去志。不過章氏到了北京以後，即大罵共和黨的「不仁不義」：

『共和黨亦徒託清流，未能濟事』。①②

『共和黨人曩日以人爲標竿，乃臨患難無相救相卹之情。偶請一人來語，則必隔二三日始到。若自來，則無此事也。憎我者既排擠不遺餘力，而愛我者又惟淡泊相遇。人情浮薄，乃至於是。有生之樂既盡，厭世之心遂生。惟有趣入死地耳』。①③

上文『標竿』，當謂共和黨人以章氏作招牌之意。招牌不靈光，便被人丟棄。問其咎乃在章氏對環境認識不清，圖在人前強出頭之病。太炎憤激之餘，對所有人都加以謾罵：

『政府機關利人沈默，政黨機關專務修怨，其國民黨新附之人，非損人利己，即昌狂肆言。此三種言論，皆宜擯之。』。①④

太炎罵杭州人，罵上海人，罵北方學子，罵黨人，罵政府機關人，頗有『一竹篙掃盡一船人』之概。即當時在中國文化界最負盛名的嚴復、林紆，在他的鐵筆下也毫不留情。太炎說：

『下流所仰，乃在嚴復、林紆之徒。復辭雖飭，氣體比于制舉，若將所謂曳行作姿是也。紆視復又瀟下……：浸潤唐人小說之風……：與蒲松齡相次……：若然者，既不能雅，又不能俗，則復不得比于吳蜀六士矣』。

具有涵忍修養的嚴復，對章氏的鄙視詬誶，等閒視之。但林紆却放不過他，報之以顏色。林氏還罵太炎道：

『庸妄鉅子，剽襲漢人餘唾……補綴以古子之斷句，塗聖說文之奇字。意境文法，概置不講。侈言于衆，吾漢代之文也。僮夫入城，購縉紳敝舊之冠服，襲之以耀其鄉里。人即以縉紳目之，吾不敢相信也』。

太炎的文章是規範魏晉，卑視唐宋，他既然不把唐人小說放在眼裏，便自然而然認爲蒲松齡是等而下之。殊不知蒲松齡的代表作聊齋志異，有清一代文學之士多贊揚備至，如王漁洋便是其中之一。浙江大儒俞樾（曲園）於春在堂隨筆中推許此書，謂『

青年時期即已名滿中外的文學家章太炎



蒲留仙聊齋志異一書，膾炙人口久矣。』太炎爲曲園及門弟子，他鄙薄聊齋，在不知不覺中不免對他的老師犯了大不敬之罪。

### 北京羈旅複雜心情

民國二年章氏應共和黨之邀駕赴北京本欲有一番作爲，不料行裝甫卸，便身失自由。對心高氣傲的章太炎而言，不免認爲事出意外，大吃一驚。因而對袁世凱之爲人，也逼得他從新加以估量了。到北京不到一月，在給他夫人的信中，便替袁氏卜了一個馬前卦，謂：

『飄風驟雨，逆料不能終朝，靜以待之』<sup>⑧</sup>

章氏對袁世凱的評價在曹操以下，因此也值不得他效『擊鼓罵曹』之舉。

『觀其所爲，非奸雄氣象，實腐敗官僚之魁首耳。嗚呼，苟遇曹孟德，雖爲禍衡，亦何不願。奈其人無孟德之能力何？奈其人無孟德之價值何？』<sup>⑨</sup>

袁氏在太炎拘禁期間，也曾放出空氣，說要敦請章氏主持國史館。這當然也是投其所好，假若能成事實，雙方自然也可相安於一時。不過袁氏這一張空頭支票也并未兌現，因而太炎更痛罵他，認爲袁氏連受『謗』的價值都沒有。

『國史館本由彼中前來運動，旣而長作謗書，彼意遂阻。于是有第二書之語，告以國史所謗者，皆有

價值人。若無價值者，雖謗亦不足以傳後也。」<sup>⑳</sup>

除了國史館以外，袁世凱對章氏也曾以『官』作釣餌，而釣餌也的確動搖了太炎。

『戒嚴未解，門禁亦未能撤。吾以一月後即將封河，恐欲歸不得。往催撤兵，可作歸計，而當塗甚不放心。大抵必欲逼令受官，留之京邸。此雖非吾心所願，恐亦無可奈何，蓋猶勝于虎狼守關也。』<sup>㉑</sup>

函中所謂的兵，蓋即看守章氏在京寓所的衛士。太炎在京受軟禁三年，行動不能自由，對他監視的程度，則時寬時嚴。嚴時則禁止章氏弟子友朋探訪，太炎在佗僚無聊之餘，也準備在『無可奈何』的情況下，接受袁政府的一官半職。他以為如此做，總比『虎狼守關』為強。倘袁氏網開一面，退而求其次，能放他自由，在京師講學亦無不可。

『京師本無味，然已淹留于此，不可背信。且當以講學自娛。』<sup>㉒</sup>

太炎評袁世凱對他的看法是：

『袁本武人，所畏不在軍人流氓，而在學者。前歲黨獄所治，亦不在二次革命之人，而在曾倡光復之人。』<sup>㉓</sup>

章氏認為袁氏對他自己，是由重生長，由畏生忌。他認為人無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，袁氏對他欲隨時得而甘心。

『他人未必蒙害，吾則深懼不免。雖不障礙人，而人必以我為障礙品矣，君觀前代嵇康事跡，可以了

然』。(59)

『吾輩素爲此子所忌，大約必不能生存矣』。(66)又道：『吾人生死問題，正如雞在庖廚，坐待鼎鑊，唯靜聽之而已。必不委曲遷就，自喪名檢也』。(67)

太炎心情沮喪之餘，發生這樣的感喟：

『人生聚散，本難自知。大抵當如死灰槁木，念念以敗爲期』。(70)

### 三年幽禁曾想自殺

太炎與黎元洪相善，經如上述。黎雖名爲袁的副貳，實際上眼看着章的被拘禁，也無絲毫能力加以援手。但看太炎當時寫給黎氏的書信：

『副總統執事：時不我與，歲且更新。烈士暮年，壯心未已，以此爲公祝。炳麟羈滯幽都，飽食終日，進不能爲人民請命，負此國家。退不能闡揚文化，慚於后進。桓魋相迫，惟有冒死而行，三五日當大去。人壽幾何，亦或盡此。書與公訣』。

章太炎被幽北京三年，初到時寓于前門內『化石橋』共和黨本部。嗣袁氏軍警在章氏圖謀離京時，從東車站將章氏截留押解返寓，并移禁龍泉寺，章卽以絕食相抗。袁雖陰鸞，但不欲蒙『滅絕讀書種子』罪名，經囑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勸導，婉請章氏移居一位徐姓中醫的寓所——春在堂，徐自然是受袁命監視章

氏的人員。初去時二人互談中醫中藥，尙爲相得，章氏被移居在春堂後，袁氏月發他五百銀洋的生活費，本想進一步通過他的門生故舊，誘章氏接眷入京，以安其心。但其時章氏已看透了袁的詭計，他拍發一封電報致他的新婚夫人湯國梨女士，其中有云：

『北人反覆，君勿來』。

此處所謂的『北人』，自然指的是袁世凱。所拍電報被截獲後，却不料得罪了他的居停徐醫生。又因黃季剛認爲乃師的粗礪伙食難以下咽，以及徐醫生吞沒袁氏所給五百圓生活費中的二百元被揭發等等，因此雙方鬧得不歡而散。章氏又再以絕食相抗，幸經門弟子錢玄同輩救援，復得馬敘倫相勸，又適他的愛女名亞（展）者北上探父，父女情深，章始復食，旋遷入錢糧胡同新居。新居很闊敞，可以與賓客接觸。在此地一直住到袁世凱八十三天新華宮夢醒，太炎南旋榮歸故里爲止。在錢糧胡同新居，留下一件悲劇，就是章氏長女姦（音麗）自經于此。姦是龔未生的妻子，也就是留京伴章氏的親屬。

由于章太炎自視極高，又對梟雄袁世凱存有幻想。所以民國元年他寫給王揖唐的信說：『吾行期已迫，不及待民國第二年也』。但就袁世凱方面而言，則太炎此行，正是自投羅網。太炎受盡無數的磨折後，也想師徐庶爲救命之法。

『吾今處此，不發一謀如徐庶，家室保聚如仲長統。優哉游哉，聊以卒歲。此既世人所不能訾議，而亦功成事就者所當然也。』<sup>⑧</sup>——此處所謂的『功成事就』，當係太炎指創建民國而言。

太炎以徐庶自況，把袁世凱方之曹操。曹操不斷誘惑『徐庶』，而『徐庶』也躍躍欲試。袁氏曾放出國史館空氣，嗣又煙消雲散，具如上述。不久以後，太炎的大弟子之一錢玄同之兄錢恂，時任袁氏顧問，由于錢恂未位居要津，錢乃轉請張謇向袁說項，請將章氏前所主張的『考文苑』，改設『弘文館』，聘章氏出面主持，工作專司編纂字典等。張字季直，時任農商總長，爲袁之長輩。張言諸袁氏時，袁稱：『主要章太炎不出京，弘文館之設，自可照辦，此不成何等問題也。』其間有關開辦費、經常費等事，并已大致說妥。太炎爲配合張季直的斡旋，繼國史館事之後第二次向袁氏上書，其中有：『今大總統神文武，咸五登三，簪筆而頌功德者，蓋以千億。昔樂毅佐燕，以報強齊。故鼎返乎歷室，大呂陳于玄英，薊邱之植，植於汶篁。讒人間之，亡奔于趙，以炳麟之愚癡，誠不敢自比古人也。若大總統猶以爲恨，未能相釋，雖仰藥繫組，以從大命，勢亦足以兩解，而懼傷大總統之明耳。』

書上，袁以忙于登極籌備，弘文館之設，遷延未曾發表，章氏不能耐，乃有憤圖離京，被袁氏警察由東車站拘回的故事，于是章對袁乃完全決裂。

以章氏目空一切、唯我獨尊的秉性，遭到袁氏反覆蹂躪折磨，自然祇有求死之途。三年中他曾求死三次，而求死也祇是他憤懣不平的出路，我們且看他想求死以後寫給他夫人的信。

『得十三日書，悲憤宛轉，讀之慘然。前書自言求死，迺悲愁過當之言。昔人云：人生實難，其有不獲死乎？吾亦非懼禍而爲此言也。蟄居一室，都不自由，感激侘傺之餘，情自中發，迺欲以此快意耳。內

念夫人零丁之苦，外思蟄公勸戒之言，亦不能不抑情而止也。」<sup>⑩</sup>

### 討袁贊袁先後矛盾

其後籌安會的活動逐漸公開，新華宮的帝制也即擇吉開張，而袁氏的敗微也益暴露之際，章太炎新愁舊恨，一時都集，于是草了一篇討袁檄文，文中用隱語代替「袁賊」的稱謂。藉着來探視的門人舊友出入的便利，將文章分段地偷運出去，而在上海用章炳麟的名字發表，對袁氏的異謀大張撻伐。章檄與梁啓超的「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」這兩篇文字，同是震鐸一時，敲響袁皇帝喪鐘的時代里程碑，在歷史上永垂於不朽。

從太炎民國二年的自投羅網，以至于在北京對袁氏的敷衍委蛇，和他在三年磨難中的數次求死，以至于最後「乾坤一擲」的發表討袁檄文的壯舉，太炎心理狀態的複雜化，心情的千迴百轉，由上述他自己所發表的文字中，我們是不難一一體驗得出來的。上文所引章太炎對袁氏的評論，諸如「其人無孟德之價值」，又如「無價值者，雖謗亦不足以傳後」等語，均可見太炎對袁氏痛恨至極，了解甚深，對他的評價也很低。尤其是三年禁錮生活，照情理言，是不該隨便忘懷，我們且看太炎恢復自由後對袁氏在回憶中的蓋棺之論。

『項城梟鷲，刺胡由藁。良金善賈，銳師棋列。亢龍之進，淫名是揭。網漏坤離，位替身蹶。敗不出



奔，于今猶傑。」（袁世凱贊）

就袁世凱對清室、對民國，以及對章太炎個人的政治恩怨而言，實在沒有什麼可『贊』的。多虧太炎聰明，以『敗不出奔』，贊袁氏爲豪傑之士。實則袁世凱失敗後之所以不出洋、不逃租界者，正如太炎所說的尙有『銳師棋列』，北洋軍武力盡握在他嫡系好友徐世昌的手裏。再則，袁世凱撤銷帝制時，已病入膏肓，雖欲『出奔』，亦不可得也。這是大可不必加以『贊』的。

尤有怪者，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太炎致王揖唐書，一而再的申言『二等勳必不願受』，不料袁世凱名裂身死爲天下笑之後，太炎却對那區區的二等勳譚譚焉若有餘味。請看章氏自撰的家庭重要文獻『先祖祖訓導君先祖國子君先考知縣君事略』文中，在自我敘述時，皇皇然標榜着『次炳麟，民國東三省籌邊使，授勳二位』。章氏晚年替人家做傳、寫墓誌銘，亦喜簽署『勳二位東三省籌邊使章炳麟』字樣。嗟乎，若先生者，其所謂『形在江海之上，心存魏闕之下』者歟？

（選自中外雜誌廿卷六期六十五年十二月號）

